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中国古代话本之精华

[明] 凌濛初 编撰

『三言』『二拍』

拍案赞奇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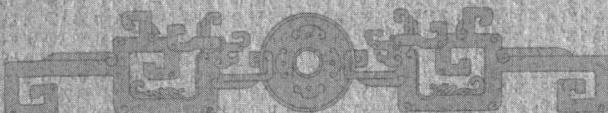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中国古代话本之精华

[明]凌濛初 编撰

『三言』『二拍』

拍案贊奇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赞奇 / (明)凌濛初编撰；吴伟斌整理、校点. —上  
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4**

**ISBN 978-7-81118-443-3**

**I. 拍… II. ①凌… ②吴…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051541号**

**策    划 姚铁军 李  旭**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三言”“二拍”·拍案赞奇**

**[明]凌濛初 编撰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95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100**

**ISBN 978-7-81118-443-3/I·084    定价：30.00 元**

# 前　　言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创作与流传，可谓源远而流长，它始于隋唐宋元时代的“说话”“话本”，发展于明清之际的“拟话本”，形成听者广泛、读者众多、深受欢迎的喜人局面。“话本”和“拟话本”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佳作灿若明星，闪烁其间，流传人口，传誉后代，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宋时期，在我国的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引人注目的受人喜爱的职业——“说话”。“说话”是一种民间的技艺活动，“说话”的艺人们以讲述听众喜闻爱听、波澜起伏、情节复杂的故事来招徕听众。从事这种职业的艺人当时被人们称为“说话人”，他们讲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被称为“话本”，这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最初形态。

据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说话”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悄然出现。隋代的侯白因为擅长“说话”，引人注目，受到欢迎，因而其“所在之地，观者如市”。他的顶头上司杨素常常强他为自己“说话”，“从旦至晚始得归”。杨素之子杨玄感也常常要求：“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唐代的宦官头目高力士曾经为“移仗西内”的“太上皇”唐玄宗“说话”。而德宗、宪宗时期的官僚韦绶，罢官后则成了说书消遣的“积极分子”。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白行简也曾让说书艺人演说《一枝花话》，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光阴听话移”的描述，并在其下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这里的“话”就是“说话”，而《一枝花话》即当时名闻遐迩的名妓李娃的故事，后来元稹和白行简分别撰有《李娃行》、《李娃传》传世。历时十二个小时都没有“毕词”，可见说话内容的精采丰富，情节的曲折起伏。清代末叶发现的大量敦煌遗文中，其中不少是唐五代时期的变文，其变文《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等亦应该属于“说话”之列。

但隋唐时期的“说话”活动，主要活跃在官僚集团和文人阶层之间，很少涉及民间，普通的市民尚未有参与进来。时至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逐步繁荣，以手工业主、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扩

大。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对文化活动的迫切需要，在一些公共场所出现了以文化娱乐为职业的艺人群体，其中自然也包括讲说故事的“说话人”。而同一故事在不同场所、不同时日里反反复复演说，不少“说话人”常常将故事的梗概记录下来。依据这些故事的梗概，“说话人”在讲说故事时再临场发挥，加上许多与此相关相近的内容，以加强故事的生动性、趣味性，吸引招徕更多的听众，某些“话本”也在这样不断修改、陆续补充中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本子。与唐代的“说话”有所不同的是：宋代的“说话人”和他们的听众，大多属于市民阶层；“话本”的内容，也大多与市民生活有关，无一不为市民阶层所关切所熟悉所理解所喜爱。

元明两代，戏剧悄然兴起，以新颖的形式出现在市民面前，逐渐吸引了市民的兴趣。而印刷术的普及与推广，又使“话本”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把“话本”印刷成书，成为有阅读能力人们享受文化娱乐的精神食粮，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而这种情况则引起了更多文人的注意。他们收集、加工原有的“话本”，将它们整理成篇成集，进而模拟“话本”进行新的创作——虽然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模拟“话本”的，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仅仅供“说话人”“说话”时依据的“底本”，而主要是供读书人茶余饭后案头阅读的读本。这种读本，被后世称作“拟话本”。

可以这样说，隋唐宋元时期是话本小说的萌发产生期，它一登上文学的舞台就引起了众多听众的注意与欢迎。而明清时期是话本小说的发展繁荣期，它的作者队伍进一步扩大，除了一般的“说话艺人”以外，一些文化素质更高的文人也参与到话本小说的创作中来。作品数量越来越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主要的是“话本”的听众迅速扩大，成为广大市民阶层普遍认同的文娱活动。此后话本、拟话本的写作演变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与长篇小说一起，形成久盛不衰的可喜局面。

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短篇话本集，是《京本通俗小说》（此说目前尚有不同的意见）和嘉靖（1522—1566）年间洪楩编辑的《清平山堂话本》。虽然它们已经残缺不全，但从幸存下来的篇目中，还可以想见当时“话本”的大致情况。天启（1621—1627）之际冯梦龙广泛收集、改写宋元时期的“话本”与“拟话本”，编成了《古今小说》（后来改称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世人简称其为“三言”。此后，“拟话本”相继问世，其中以凌濛初撰写

的《拍案惊奇》(后来改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最为知名。它与“三言”被公认为我国“话本”“拟话本”白话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冯梦龙,江苏苏州人,出生于明代万历二年(1574),清代顺治三年(1646)谢世。《苏州府志》有一段简单的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早年读书应举,同时出入青楼酒馆,对下层社会有较多的了解,是当时进步的政治文学团体复社的成员之一。著作甚富,有包括“三言”在内的《冯梦龙全集》存世。凌濛初,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出生于明代万历八年(1580),崇祯十七年(1644)呕血病故。历官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著作不少,以《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最为人知。

编入冯梦龙“三言”与凌濛初“二拍”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精粹之作,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社会上“乱民”和绿林好汉的行径、朝廷里忠奸斗争的剪影、地方各级贪官污吏对“子民”的盘剥、社会恶势力对善良百姓的欺压,也有家庭内部婆媳反目、兄弟失和、败子回头的叙述,也有科举制度下书生一举登第、门生报恩的描述,还有扑朔迷离的案情、奇奇怪怪的骗术、曲曲折折的巧合、令人叹息不已的妓女故事,更有男女情爱、婚变奸情、谋夫杀妻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可谓是当时社会的大缩影、活写真、万花筒。而这些作品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人物对话的表达里,往往各具艺术特色,吸引着众多读者的眼球。其中尤以《王三巧迷情私通陈大郎　蒋兴哥续弦重会珍珠衫》、《李公子受惑转让风尘女　杜十娘遭弃怒沉百宝箱》、《孙玉郎遵奉母命代姐出嫁　乔太守成人姻缘鸳鸯乱点》、《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最为人知。

当然就某一篇的话本来说,它的容量无论如何无法与众所周知的长篇小说,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相比,犹如单独一丛艳丽开放的鲜花与一棵繁花累累的大树相形。但如果将两百来丛品种各异的花树集中在同一个花园之中,它们颜色各异,姿态有别,异香扑面,我们相信人们欣赏的脚步与欣喜的眼光同样会留恋其间,发出欢呼不已的赞叹,而冯梦龙与凌濛初为我们提供的“三言”、“二拍”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学花园。如果我们再推而广之,将我们年前推出的《新“三言”“二拍”》中二百丛色彩各

异的花树也加入进来，那末这座文学花园将更加繁花似锦，更加灿烂夺目，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三言”与“二拍”的某些篇目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样的缺陷，如封建的纲常伦理、佛教的生死轮回与因果报应等等糟粕，我们整理时无疑应该恪守尊重原貌的原则，不作任何改动，但今天的读者阅读时却无疑应该取批判的态度。色情描写是古代白话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三言”与“二拍”自然也不能例外。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个别阶层的精神境界与思想追求，而它又往往与整个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编者意在“劝戒”，起到“淫者贞，薄者敦”的效果，显然无法遽然割裂。这部分文字含有难于剔除的封建性糟粕，也请读者注意批判阅读。

我们整理校点之时，《喻世明言》以天许斋本为底本，《警世通言》以兼善堂本为底本，《醒世恒言》以叶敬池本为底本，而《拍案惊奇》、《拍案赞奇》则以尚友堂刊本为底本，参照已经面世的其他各种版本，同时也吸取了王古鲁、章培恒、魏同贤、谭正璧、石昌渝等众多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对于原来《二刻拍案惊奇》中第四十篇“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不属于话本范畴的问题以及第二十三篇与《拍案惊奇》中第二十三篇《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完全重复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缺乏足够的根据，不敢贸然处理。还有《二刻拍案惊奇》中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以及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俊梅香认合玉蟾蜍》两篇是否从《二续惊奇》移入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意見也不尽一致。因此以上问题只能随同众议，存留原貌，不作处理。

为省篇幅，对某篇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以底本的文字为主，个别地方择善而从，不再另出校记。讹误衍夺之处，力求以他本补足、改正，无法补正的则重原貌，或以缺字符号“□”表示，衍文予以删除以畅文意，也方便读者阅读。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丛书成书于数百年之前，又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因此遣字造句的风格不尽相同，今天无法加以统一，更不能以近年规定、当今通行的汉语规范化来强求前人，这样做反失原貌，幸请读者垂察见谅。

我们去年曾经选编校点《新“三言”“二拍”》丛书，在不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话本、拟话本中选编二百篇，组成《观世记言》、《阅世述言》、《觉世献言》、《拍案称奇》、《拍案叹奇》五册，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上海大学出版社根据广大读者的需求，又推出了

《“三言”“二拍”》丛书，它们是我们和出版社策划的总体计划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互为呼应，遥相配合，使广大读者通过这两套丛书，对中国的话本、拟话本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但关于《二刻拍案惊奇》书名的处理颇费踌躇，最后不得不以《拍案赞奇》代替，这样这两套十本书才能前后统一，互为照应。我们这样做，既有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根据：就以“三言”为例，“三言”的第一本原来命名为《古今小说》，但随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相继出版，《古今小说》后来更名为《喻世明言》。“二拍”的情况也是这样，《拍案惊奇》后来也曾经因为《二刻拍案惊奇》的出版而更名为《初刻拍案惊奇》。我们这样的处理，幸请广大读者的理解，也望学术同仁的认同。

《新“三言”“二拍”》丛书出版的时候，由于丛书各篇选自不同的集子，各种集子的篇名也不尽相同：有的以“卷”为单位，有的以“回”为细目。有的单句出目，有的双句标题，也有的以词组为题。当时根据体例一致的需要，所有篇目一律称“卷”，其下标示在本书分册中的序数，而标题根据各篇内容另行拟目，一律以双句出题。这种体例的要求同样在处理《“三言”“二拍”》丛书的时候遇到了新的困难，“三言”的篇名是单句出题，而“二拍”的篇名则是双句出目，为了本丛书的统一，也为了与《新“三言”“二拍”》相一致，我们不得不承袭《新“三言”“二拍”》的体例要求，根据每一篇的具体内容，重新拟定“三言”部分的每卷篇名，而“二拍”中如《宋公明闹元宵杂剧》等个别篇名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们这样做，并非出自独家的杜撰，前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先例，如清代李渔《无声戏》的十二篇小说，分别有单句出题与双句标目两种不同的版本，如第一篇，一作《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一作《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第二篇《美男子避惑反生疑》，一本又作《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其他各篇无不如此，也许是当时的出版者为了与《十二楼》、《连城璧》双句出题的篇名保持一致的缘故吧！我们改动“三言”的篇名之后，为了让读者对原来篇名有所了解，特地在每册书的最后，附录了本书《新旧篇名对照表》，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统一全书的标点风格，根据作品的实际，按照我们的理解，所有篇目都由我们自行标点与重新分段，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如果有疏误之处，理应由我们自己负责。同时恳请海内外专家与广大读者，对我们某些分段的不当与个别标点的失误不吝赐教。

另外，我们将本来搁置在原刻本书前或卷前的插图，以每卷两幅

的方式移入正文的相应位置,图文并茂其间,有利于读者欣赏。而原来就没有插图的十五卷文字,则影印三十幅相应的书影附置其中,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同时我们将所有插图都按比例缩小了尺寸,改成微型插图,以节省篇幅减轻读者的负担。而在每本书的最后,我们还附录了与“三言”“二拍”相关的材料,以方便读者对本丛书的进一步了解。

我们在工作中曾广泛吸收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受到不少学者的真诚帮助,包括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内的各地图书馆的同志提供了各种便利,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姚铁军编审和总编辑助理、该书责任编辑李旭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无私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多年的工作中,家人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也参加了部分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全力合作,完成这样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理应在此一并提及。

吴伟斌

2009年2月28日

# 目 录

卷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卷 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3
卷 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31
卷 四	青楼市里探人得情 红花场中借鬼破案	45
卷 五	襄敏公元宵失爱子 十三郎五岁朝帝皇	63
卷 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76
卷 七	吕使君情嫌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89
卷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01
卷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	112
卷 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28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40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54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63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乾偿白鑪	173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189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03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13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233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245
卷二十	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256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266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牌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282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96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308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旧案	319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329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340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50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360
卷三十	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371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382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391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情请杖 富家郎浪淫受惊	401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411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簪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426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437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449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460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472
卷四十	宋公明逛东京 黑旋风闹元宵	490

## 卷一

#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拭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忽忽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

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羡，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移弃，颠当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

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

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诬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余粮。

寺僧无奈，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着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赎，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饥饿，真是戤米囤饿杀了。把他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勾，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着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住持走去房中，厢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叶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糨气已无，周围糊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耽忧。”辨悟道：“依着我说，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众人道：“且到赎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

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希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元来是这等晦气色脸。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勾，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催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题。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冬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内一行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揭起看时，见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人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亵渎，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当中都管说：“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速唤寺中僧人，还他原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教他来领此经。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都管见了道：“来得正好！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无别事，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不要你取赎了。白还你原经去，替夫人供养着，故此要寻你来还你。”辨悟见说，喜之不胜，合掌道：“阿弥陀佛！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都管道：“好说！好说！”随去稟知夫人，请了此经出来，奉还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留来僧一斋。”都管遵依，设斋请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千恩万谢而行。到得下船埠头，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却待开了。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坐好了开船。

船中人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不一时行至湖中央。辨悟对众人道：“列位说来说去，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个善心喜舍、量大福大的了。”众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国夫人。”众人内中有的道：“这是久闻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辨悟指着经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众人道：“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舍，多些也不为奇。专为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难得。”众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赎取，今得奉回，实出侥幸。”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天话，那有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们东西，何故掉谎？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钱的佛经，我们也该看看。一缘一会，也是难得见的。”要与辨悟取出来看。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认识。亵亵读读，看他则甚？”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姓黄号丹山，混名黄撮空，听得辨悟说话，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甚么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多有他的诗，怎欺负我不晓得？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也是个缘分，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众人听得，尽拍手道：“黄先生说得有理！”一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

辨悟四不拗六，抵当众人不住，只得解开包袱，摊在舱板上，揭开经来。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正揭到头一板，怎当得湖中风大，忽然一阵旋风，搅到经边一掀，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早把一叶吹到船